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辑)

总主编/李玉明



杨海山 魏明泽 /著

出生于山西怀仁县的姚天福，是元朝历史上的一位极有名望的清官，他以一介书生，却敢于同骄横无比的蒙古贵族权豪抗衡，荡涤元朝政坛上的污泥浊水，这一切皆源于他的儒生情怀。

代清官姚天福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清官姚天福/杨海山、姚明泽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4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98-0

I . —… II . ①杨… ②姚… III . 姚天福—传记

IV . K827 =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279 号

一代清官姚天福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辑)

杨海山 姚明泽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31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

ISBN 7-203-04198-0
K · 205 定价: 30.00 元(套)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巍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辑)

- 1 李渊父子晋阳起兵
- 2 王维
- 3 说五代话山西
- 4 一代清官姚天福
- 5 祖槐
- 6 漫话山西古建筑
- 7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 8 毛主席在山西
- 9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太行的故事
- 10 刘胡兰

目 录

一、少有大志 初露头角	(3)
二、勇劾权臣 严惩势要	(5)
三、健全机构 发挥监察威力	(12)
四、摧强扶弱 救民水火	(15)
五、赈灭单弊 兴利除害	(20)
六、平冤惩恶 断案如神	(26)
七、祇承家教 无愧生平	(31)
八、望重当代 名垂金石	(33)
附：姚天福履历简表	(38)

副主编

马任茂山

卷之三十一

引星子

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前后，总会大乱一阵；而民族之间的朝代更换，更可能要经过长期战乱，才能逐渐安定下来。金元之间的兴亡更迭，便是突出的例子。当女真族占领北中国建立金朝，完全与汉民族融合若干年后，兴起于北方的蒙古族以铁木真（成吉思汗）为领袖，建立了蒙古国。1211年铁木真开始南侵金朝，铁骑所至，很快踏遍了黄河以北地区，迫使金朝从中都燕京（今北京）迁都汴京（今开封）。1216年后，蒙古一方面向西进军，从亚洲打到欧洲，建立了四个占地辽阔的汗国，一方面继续南攻。1234年灭金后，进一步向南宋辖区推进。蒙古军所到之处，财货、牲畜、子女、玉帛尽数席卷，满载而去。过一些时日，城乡略有恢复，他们又一次打进来。几十年中，他们掳掠的地区越来越广，却不注意建立政权，因为他们还停留在奴隶制社会，以游牧狩猎为生。对中原富庶地区的抢劫，是他们生产、生活手段的一种补充。而在这种无休止的劫难中生存的人民，则长期处在朝不保夕、苟延残喘的境地。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才大量引用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辽）人，女真（金）人，大力崇尚儒学，大力推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迁都燕京、建号大元后，从中

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和政治、军事、刑法各种制度，都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元朝和其他四个汗国的不同之处。那四个汗国，没有这种转变，不久就瓦解了；而元朝却存在下来，成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王朝。

当然，这一转变，绝非易事。国家制度建立后，关键在立法与用人。在立法方面，元朝一开始只沿用金代的成法，到后来忽必烈制订了《至元新格》。有了法，如何贯彻，如何执行，仍是困难重重。特别是那些习惯于掳掠的军将和贵族既得利益者，即所谓权豪势要，根本没有把法令看在眼里；一般作奸犯科的人，也依然横行无忌。虽然朝廷先后设立了御史台、提刑按察使司等执法机构和官员，但要顶住强大的罪恶势力，并取得斗争胜利，还需做很多艰苦工作。元朝封建政权的巩固，封建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是历史的大趋势，需要一大批人为之付出努力。而姚天福即其中的重要代表。

姚天福，字君祥，^一绛州稷山南阳里（今山西稷山县南阳村）人。生于金哀宗七年（1230年）。历元世祖、元成宗两朝，一任监察御史，六任按察使，官至参知政事、大都路总都管兼大兴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北京市长、军区司令员）。一生清正廉明，忠君爱民，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其弹劾权奸，摧强惩恶，冒死不辞；解民困苦，开仓赈济，敢于先“斩”后奏。先后为官40余年，对制订、贯彻元朝初年国家纲宪，严肃法制，强化吏治，加强政权建设，维护社会安定，以及在农林、水利建设等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时人评论他说：“骨鲠有为，始终不

易其操者，公当第一。”元世祖忽必烈称赞姚天福是当朝的魏征，这指出了谏诤的一面，其他方面还没有涉及；也有人将姚天福比作包拯，而姚天福在犯颜直谏，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惩治不法将领，改革弊政等方面，又胜过包拯。其刚正、忠勇、廉明、爱民，都很值得称道和借鉴。

一、少有大志 初露头角

姚天福的远祖，是唐朝贤宰相姚崇（姚元之）。姚崇是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历任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三朝宰相，辅成“开元之治”。其后有一位叫伯禄的裔孙，任绛州（今山西新绛县）观察判官，定居于稷山南阳里，实为现在南阳村姚氏的始祖。姚天福的祖父姚敬，父亲姚居实，都是未出仕做官的读书人。在姚天福出生前10多年的时候，20岁左右的姚居实旅居于山西大同附近的怀仁县，在那里和进士赵泰的女儿结了婚，姚天福就是在怀仁县他姥姥家出生的。姚天福出生前年，蒙古成吉思汗已并吞了亚、欧大小40个国家。他出生的这年（1230年），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蒙古军占领，把金朝统治者赶到了黄河以南到开封周围的一条狭小地带，蒙古军已兵临潼关，金朝统治者摇摇欲坠。蒙古军为占领金人统治区和南宋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连年发动战争，姚天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火烽烟和贫困中度过的。但由于他受有比较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自己又好学上进，所以，并没有因为战乱荒废学业。而且由于他亲眼

目睹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更激起了他对百姓的同情。

姚天福 20 多岁时，长得姿容丰满，潇洒精干，气度非凡，以才学和人品被推荐到怀仁县衙当了一名小吏。和他一起任职的人中，有的不学无术，以舞文弄墨自傲；有的不求上进，没有理想，贪图小便宜，甚至别人请吃几顿好饭也兴高采烈自鸣得意。姚天福对于这类人很鄙视，不屑一顾。他刻苦读书，每有余暇，便向周围学识渊博的长者请教。特别喜读《春秋左氏传》一类史学名著，关心国家兴亡大事，研究治国平天下 的大道理。久而久之，他的言谈见识已远远超过周围与他同龄的青年。

蒙古大汗蒙哥在即位的第九年（1259 年）七月，战死于合州城下，8 年前已定为太弟的忽必烈于同年十二月从云南大理前线北归，途中得知几位贵族阴谋立他的七弟阿里不哥为皇帝，于是急忙率军北上。车驾途经白登（今山西阳高县之白登镇，现名大泉镇）行宫宿营，附近州县官员都纷纷前往拜谒。怀仁县令以葡萄酒进献，姚天福亦随行觐见。忽必烈见姚天福气宇轩昂，相貌堂堂，思维敏捷，应对如流，十分赏识，遂破例将姚天福留驾“宿卫”。

次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即位，是为元世祖，建年号为中统。中统五年（1264 年）七月，阿里不哥等人的叛乱被平息，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大都，改年号为至元。随后命丞相塔察儿去调解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塔察儿途经怀仁县，县令和代州（今山西代县）总管杨阔阔等出城迎接、招待。酒罢茶余，塔察儿问起当地风土人情及人物名士，杨阔阔便把姚天福夸赞了一番，说此人

智勇双全，才学出众，是本地奇才。塔察儿满心欢喜。这时候，姚天福已升为怀仁县丞（副县令）。丞相与姚天福一席长谈，觉得姚天福确实是一位治国人才，决定推荐给忽必烈。

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朝廷设立御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御史台是当时全国最高的监察机关，负有“纠察百官善恶和政治得失”的责任，权力相当大，所任用的官员，要挑选刚正无私、才学出众的人来担当。塔察儿一上位，便调姚天福为御史台的架阁管勾兼狱丞，是一个负责管理档案和监狱的八品官。

姚天福在任职期间，除干好本职外，并能像御史似地给塔察儿献策建言，深得丞相器重。至元十一年（1274年），姚天福晋升为监察御史，这为他施展才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勇劾权臣 严惩势要

姚天福在任御史台架阁管勾兼狱丞的几年里，忽必烈连年对外用兵，耗费巨大；内地各省则水、旱、蝗、涝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人民生活困苦，灾民成群结队地背井离乡逃难。但一些贪官不但不体察民情，反而结党营私，害民肥己。姚天福虽然官小职微，却常胸怀国家的安危，想着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一升任监察御史，首先想到的是严肃法纪，强化吏治，严惩那些祸国殃民的权豪势要和贪官污吏。从他任监察御史之日起，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与那些贪官污吏展开斗争；为了打击权豪，他甚至敢于冒死与皇帝论辩。

弹劾阿合马 姚天福担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天，首先揭发了权势极大的宰相阿合马的罪恶。

阿合马为人狡猾多诈，能言善辩，善于察言观色行事，也善于管理财政，是忽必烈最信任的一位宰相。中统元年（1260年）正月，阿合马奏请开设河南等处炼铁厂，设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等路巡禁私盐军，全国盐、铁一律禁止私人经营。至元四年（1267年）十月，阿合马奏请开采别怯赤山石绒织布，裁制防火衣。这些措施，都为朝廷广开了财源。至元元年（1264年），太原人民用河滩碱土熬小盐，影响了国营的解盐（今运城盐）销售量，阿合马奏请给太原民间增税银5000两，并将大都路税银由每年的19000锭增至54000锭，大大增加了税收。由于阿合马给朝廷增加了很大收入，忽必烈便将全国的财权、人权全部交阿合马管理。阿合马得势后，结党营私，拉拢亲信，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无所不为。各级官员纷纷走阿合马的门路，行贿多的升大官，行贿少的升小官，不行贿送钱的永世不得提升。有的竟将妻女进献以求升迁。有敢揭发其隐私的，往往被暗杀、剥皮，死无葬身之地。在阿合马专政的几年里，据事后的统计，他私设各级官府200余处，私党升官的多达714人。他的大儿子忽辛升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即行省宰相），二儿子呼逊升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四儿子忻都升为征东元帅，他的岳父蔡仲英也升为尚书。受贿和掠夺来的骆驼、马、牛、驴等多达3700余头；受贿的金银

珠宝多得无数。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凡有指责其罪恶的，即被诬陷致死。

阿合马恃势弄权，无人敢对他说个“不”字。姚天福竟挺身而出，第一个弹劾的就是阿合马。

元朝初年，朝仪还不十分严肃，群臣上朝多穿便服，而姚天福在担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天，便朝冠朝服，手捧笏板，雄赳赳地走进朝堂，文武官员都十分惊讶。当满朝官员听到姚天福高声弹劾宰相阿合马时，更是吓得面面相觑。这些年来，别说弹劾阿合马，就是两人说话也不敢直呼其名。因此，大家都为姚天福的性命担忧。忽必烈问姚天福有无证据，姚天福说证据确凿。于是传旨，叫阿合马上殿廷辩。

一贯目空一切的阿合马，听见这位新任御史竟敢弹劾他，气得火冒三丈。心想，这个初出茅屋的小子，如有半句不实之处，定叫他有来无回。不料事竟大变，只见姚天福从身佩的一个黑袋中取出写好的一沓奏章，列举了阿合马的二十四大罪状，从头一一高声宣读。每读完一条罪状，人证物证确凿，阿合马只得俯首认罪。当读完第三条时，忽必烈问阿合马是否属实？阿合马完全答不上来，脸不但没有了原来的神气，而且气沮语塞，惊慌失色，汗流浃背。忽必烈既为阿合马的罪行震惊，也为姚天福的无私无畏、勇敢刚正所感动，认为这样一个六七品的官儿，竟然将一个能言善辩的大宰相揭露得哑口无言，真是十分难得。于是，忽必烈截断姚天福的话说：“够了，够了，就这三条已罪不容诛！”并表扬姚天福说：“你就是朕身边的‘巴儿思’（蒙古语，老虎），今后有谁敢违犯太祖皇帝的成训，违犯我朝

的法纪，姚御史尽管揭发、弹劾，切勿回避，朕为你作主。”从此，姚天福有了一个外号——“巴儿思”。忽必烈的这番话是表扬姚天福的，也是说给文武百官听的，更是从侧面对阿合马的训戒：警告他，如再胡干，会被虎吃掉。但由于朝廷正依靠阿合马管理财政，只好隐忍，未加惩处，阿合马自然大权在握。这给姚天福却留下了隐患，而姚天福却对此是毫无顾忌。

法斩小甘浦 忽必烈为了严肃法纪，加强吏治，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四月，命中书省在门前建起了“登闻鼓”，如有父母、兄弟、夫妇被人杀害，大冤无处申诉的，可随时前来击鼓申冤。同年十一月，又给中书省下诏：“今后杀人者死，问罪明白，不必待时，宜即行刑。”

“登闻鼓”建立不久，有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北）百姓相继击鼓，状告大名路达鲁花赤小甘浦（《虞集碑》作“小甘浦”，《李术碑》作“小敢部”，《元史》作“小钤部”，系由蒙语音译，实指一人）随意杀人放火的暴行。

小甘浦不但是大名路总管府的既可管兵又可管民的握有大权的达鲁花赤，更因为他还是皇帝的“宿卫”（即卫士）。原来宿卫须由皇帝亲自指定，一般是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及其子孙袭职才能担任。宿卫犯罪，有皇帝庇护。小甘浦依仗皇权势力，在大名路各州县为所欲为，霸占民间房舍，掳掠人家子女，把大量农田圈作牧地，谁敢反抗，就地打死。至元十二年（1275年）冬，小甘浦趁在郊外打猎之机，又肆意掳掠，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外逃避难。农民

击“登闻鼓”告御状，诏命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派去的那位监察御史，直接到大名路总管府去查问小甘浦，结果被小甘浦指使家丁痛打一顿，逃了回来，于是又改派姚天福去查处。

姚天福接受此案后，改变了调查方法。他换穿上便服，扮作平民，一个人从小路出行到大名路各州县民间私访。经过一番艰苦深入的调查，取得了小甘浦杀人放火、抢掠扰民的好多罪证，然后到附近驿站乘驿马奔回察院，把查访到的材料分案整理，确定了十七条大罪状。然后自带几名精干捕役直奔大名路总管府，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小甘浦逮捕归案。

在察院审判时，小甘浦自恃有皇帝庇护，在证据面前拒不认罪。姚天福喝令：“动刑！”两边笞杖（竹片做的刑具）具下。小甘浦平日骄贵蛮横，如今刑具加身，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刑罚，只打了两三下便全部招认。这期间，早有小甘浦的亲信带金银到御史台和中书省给权臣大官们行贿说情，等姚天福将人犯、罪证押送皇宫交皇帝最后裁决时，忽必烈早已知道了一切，竟将小甘浦免罪释放。释放后的小甘浦更加蛮横，第二天，便怀着满腹怒气，骑着高头大马，带领家丁多人，耀武扬威地到察院门前寻衅，破口大骂姚天福。姚天福拍案而起，说：“罪犯岂敢无理！”立即派捕役将小甘浦拉下马揪回察院，随从纷纷惊散。同时搜出他给御史台一位侍御史安兀失行贿的贿单一张。于是先把小甘浦密禁起来。根据贿单上的线索，姚天福自己带人扮作巡警，从一道士家里将赃物如数搜出。这时候，侍

御史安兀失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安兀失刚坐堂办事，姚天福便带着吏卒闯了进来，亲自拉着安兀失，让从人抬着赃物，押解小甘浦入朝陛见。

忽必烈听完姚天福的陈奏后说：“小甘浦是朕释放的。他的罪恶虽然不小，但朕曾经准免他十次死罪，不能失信！”

姚天福当廷申辩说：“陛下免他十次死罪，但他已经犯了十七次死罪。免去十次，那七次谁来抵命？陛下诏书规定：‘杀人者死，问罪明白，不必待时，立即行刑。’小甘浦这七次死罪已经审理清楚，如不让他抵命，又如何取信于民？而且陛下免他的十次死罪已经免了，并没有失信；现在判的是他另外的七次死罪，既无损于陛下前言，又执行了诏书规定，是既合情又合法的。”

忽必烈接受了姚天福的意见，命将小甘浦立即推出斩首，抄没家财归库；并将侍御史安兀失罢官为民。

这一大案发生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十八日。结果震惊朝野。姚天福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老虎”形象传遍京城内外，平民百姓拍手称快，大小贪官则毛骨悚然。

严惩阿老瓦丁 至元十八年（1281年），姚天福出任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按察司与省治均设在今湖北荆州）。十九年（1282年）三月，借调姚天福到东北的大宁路（治大定，即今蒙古喀喇沁部的平泉县）去审断阿老瓦丁贪污军粮万石案。

阿老瓦丁是西域（今新疆一带）回族人，会制造军炮。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向各地征调制炮工匠，阿老瓦丁应诏进京。后来在蒙古军渡江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等

城的战斗中建有军功，至元十五年（1278年）被授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他与宰相阿合马结为私党，屡次贪污，均受到阿合马庇护。至元十八年（1281年），阿老瓦丁奉命率20万军在南京（今河南开封）屯田（领军队种田），不久又被任命为北京（即大宁路）宣慰使。当时朝廷准备发兵征日本，调军粮甚急。有人告发阿老瓦丁贪污倒卖军粮万余石，忽必烈命御史台几次派人去审理查办，但阿老瓦丁依仗阿合马的权势，装疯卖傻，变相抗拒，无法审问，使此案长期不能了结。御史大夫不得已，才又借调姚天福赴大定处理。

姚天福到了大定，立即查封了阿老瓦丁管辖的各个仓库和账簿，然后命人在阿老瓦丁住的院子里栽了一大圈粗短的小木桩，就像南方的篱笆一样，把房子圈起来，中间则栽了根大木桩。姚天福对阿老瓦丁说：“你既然重病在身，就在这里审讯，这里就是监狱，也是公堂。”说完，命人将装疯卖傻的阿老瓦丁拉到大柱子下捆绑起来听审。

阿老瓦丁早知道姚天福像老虎一样，铁面无私，现在见要吊打他，吓得胆战心惊，再不敢装疯了，坐在地上求饶说：“姚公驾临，我岂敢骗姚公，请松绑，我如实招供就是。”接着交待了他贪污倒卖军粮的罪恶事实。姚天福除予以杖刑外，并判令退赃罢官。

阿老瓦丁释放后，进京到了东宫（太子住的宫殿），见到太子真金（忽必烈的嫡子。至元十年立为太子，至元二十二年病故），哭诉说：“巴儿思拘审臣，像捆猪似的，太凶狠了。”太子说：“巴儿思无滥刑，是你罪有应得。”

三、健全机构 发挥监察威力

至元十三年（1276年）姚天福任监察御史期间，御史台有两位御史大夫，一是孛罗，一是玉昔帖木儿。好多事因这两个大夫经常扯皮，牵制不决，给台内官员办事造成很大困难。姚天福给皇帝上奏章说：“一蛇九尾，首动尾随；一蛇二首，不能寸进。现在台纲不张，御史台办事拖拉，有一蛇二首之患。”忽必烈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便召见两位大夫面议此事。孛罗一听，有些害怕，因为他曾经暗地里支持过安兀失，现在姚天福的这个建议，是否有把矛头对准他自己的意思？于是，以自己年轻为由，主动请求辞职，忽必烈准奏。此后便专任玉昔帖木儿为大夫，使权力集中起来，加强了御史台的领导。

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御史台在各行省设立了四道提刑按察司。这些按察司给阿合马与其安排在全国各地的党羽往来营私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阿合马党羽中有人给朝廷上奏说，按察司对中央和地方有害无益，忽必烈下旨将按察司撤消。姚天福知道后十分着急。他认为，设立按察司，等于给皇帝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耳目，既可使中央和各地互通情报，统一各行省的政治、军事指挥，又可以及时地监察、检举揭发各地隐患，以防患于未然；现在撤消了按察司，等于取消了朝廷在各地的耳目，如何了解下情，指挥全国？为此，他一再给玉昔帖木儿建言，而玉昔帖木儿总说这是体制大事，